

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实施及其启示*

王丽珍 陈晨

(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摘 要 为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教育部于 2018 年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此后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以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但目前国内仍然存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等问题,亟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通过对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制定的背景、目标、特点以及策略实施的过程与效果等进行分析解读,以促进我国落后地区教育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 教育信息化 澳大利亚 教育扶贫 教育公平 城乡差距

引用格式 王丽珍,陈晨.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实施及其启示[J].教学与管理,2022(36):104-108.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为此教育部于 2018 年 4 月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手段,是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是顺应智能环境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1]。虽然我国对于如何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城乡差距也有一定缩小,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存在教育不公平、资源不均衡等现实问题,亟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澳大利亚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以比其他国家更早地采用新技术于教育教学工作而闻名。而且澳大利亚幅员辽阔,各个地区教育水平和信息技术水平差异明显^[2],我国也有这一现象。因此,深入研究澳大利亚利用信息技术解决贫困问题的教育扶贫政策及具体实施策略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一、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排斥有色人种的“白色澳大利亚”政策渐渐被清除^[3],从此政府开始注重教育公平,并致力于解决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的问题。但因其地域辽阔、人员分散的地域特点,导致偏远山区的发展成为一项难题。信息技术的兴起

为澳大利亚政府和落后地区的居民带来了曙光。但澳大利亚并未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除联邦政府外,其他与之相关的国家组织均提出了对应的项目计划,因此本研究涉及的政策包括了澳大利亚相关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政府工作报告及行动计划等。

纵观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澳大利亚的政策重心和实践发展表现为:为贫困地区“建设 ICT 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应用-改变教与学方式”,这体现着澳大利亚相关政策发展的内在逻辑。

1. 完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1973-1999)

信息技术兴起之际,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基础设备的普及是必需的。为推动网络设施延伸到落后地区的每个角落,为人们打开连接外部世界的窗口,考虑到偏远山区的经济现状,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依靠资金投入为其建设 ICT 基础设施的政策,具体内容见表 1。

该时期出台的系列政策将重点放在教育信息化所必需的 ICT 基础设施建设上。其中的“乡村地区计划”的涉及范围最广,使得澳大利亚大部分偏远山区都能够得到联邦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以安装 ICT 基础设备,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投

*该文为 2019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教育信息化视野下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和策略的国际比较研究”(19YJA880059)、2019 年度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区域数字校园建设推进策略的研究”(GH-19052)、2021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互联网+’视域下跨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研究”(J2021490)的研究成果

入资金也在不断增加,自 2001 年起每年为该项目资助 2200 美元^[9],有效解决了教育发展过程中储备资金不够,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表 1 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政策(1973-1999)

年份	颁布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1977 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落后乡村地区计划 (The Disadvantaged Country Areas Program)	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学校提供财政资助,用于实现硬件设备的完善 ^[4]
1982 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影像贷款计划”	以帮助农村家庭购买相应的远程教育接收设备 ^[5]
1982 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乡村地区计划 (Country Areas Program, CAP) (取代“落后乡村地区计划” ^[6])	通过联邦政府提供资金:①安装 ICT 基础设施;②支持能够充实课程的相关活动,包括在学生向继续教育、培训和工作过渡时为其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③为偏远地区的教师提供专业发展和支持推广有关资讯,以通知 CAP 学校社区,包括学校网络和小组活动 ^[7]
1999 年	澳大利亚国家公共资源管理局	“澳大利亚教育网计划”	建立澳大利亚教育网并联通 Internet,该网络不仅包括全部高等院校,而且还覆盖全澳大利亚所有的中小学 ^[8]

2. 强调偏远山区信息技术应用的相关政策(1999-2007)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各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在不断加大,偏远山区的发展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问题。为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实现教育公平,澳大利亚国家机构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来促进信息技术融入农村学校教学中,提高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具体政策见表 2。

该时期的政策目标在《阿德莱德宣言》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开始强调落后地区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其中受到较多关注、涉及范围较广的“数字教育革命”,在保持基础设施完备的基础上,强调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以提高学生 ICT 运用能力及水平。“国家评估计划”时刻监测和报告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取得的各项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和监督了政策的实施。

3. 促进贫困地区学校教育变革的相关政策(2008-2019)

2007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给各国敲响警钟,各国开始意识到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人才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开始重视并全面培养能够适应数字时代的人才。澳大利亚在近几年

的 PISA 测评中发现,国家各区域之间教育质量差距较大,落后地区 12 年教育的完成率比发达地区低 7%,差距最大能达到 17%^[20],以上数据也在不断提醒澳大利亚政府需加快改变贫困地区教学方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具体政策内容见表 3。

表 2 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政策(1999-2007)

年份	颁布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1999 年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阿德莱德宣言——21 世纪学校教育的国家目标》 ^[10]	①21 世纪学校教育国家目标——强调学校教育应该充分发展所有学生的才能,尤其当学生离开学校时,他们应该可以利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 ②要求全国各州及领地对学生学业成就进行评估对比,其中包括对贫苦地区学校所有学生在信息技术学科领域的测试 ^[11]
2002 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澳大利亚学历资格认证框架(AQF) ^[12]	强调 E-learning 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2003 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国家宽带行动计划(2003-2006) ^[14]	基础设施建设需优先考虑校园网络带宽提高 ^[13]
2005 年	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部部长协会	国家评估计划(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ICT Literacy Years6& 10)	每隔 3 年对全国 11~15 岁学生(分别对应 6~10 年级)计算机应用能力进行测试,以了解全国不同地区的学生信息技术素养的真实情况 ^[16]
2007 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数字教育革命(Digital education revolution, DER)	政府预计在 2008-2014 年投入 21 亿美元 ^[17] ,以实现以下目标: ①通过国家中学计算机基金,努力在 2011 年底实现 9-12 年级生机比 1:1; ②向澳大利亚所有学校部署高速宽带,并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工具、资源和基础设施,以帮助支持澳大利亚的课程; ③支持提高澳大利亚教师和学生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熟练程度,促进在教学中使用 ICT; ④支持探索使用 ICT 进行专业学习的项目研究; ⑤通过在线学习和访问,让家长参与孩子的教育; ⑥建立能够为学校 ICT 建设提供帮助的支持机制 ^[18]

这一时期的政策随之更偏向于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精英人才,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乡村学校教学变革,利用在线教育使偏远山区的学生也能够接收到优质教育资源,加快实现教育公平。

总之,就政策演进历程来看,澳大利亚经过近 50 年的积极探索,从建设基础设施到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再到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就政策的制定情况来看,政府机构能够根据全球信息化发展趋势、国内贫困地区发展现状及信息技术扶贫的情况,及时进行相应的

政策制定及改进。就政策的内容来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资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为促进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差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政策覆盖范围而言,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职业教育,澳大利亚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发展,力图做到全面覆盖。

表3 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政策(2008-2017)

年份	颁布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08年	教育、学前儿童发展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	《墨尔本宣言:澳大利亚青年人之教育目标》(Melbourne Declaration)(取代“阿德莱德宣言”)	①目标之一:为澳大利亚学校教育促进公平和卓越,并指出虽然 ICT 技术已经应用到学习中去,但在未来十年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ICT 使用效率 ^[2] 。 ②“行动承诺”——澳大利亚教育部长承诺支持高年级的学校教育,使得所有学校能够通过电脑、在线工具和资源,以及在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方面的教学专长,确保高年级的学习得到支持 ^[2] 。
2009年	澳大利亚教育、就业与劳动关系部	构建教育革命 ^[23] (Building the Education Revolution, BER)	BER 所涉及的 147 亿澳元资金 ^[24] ,投入项目: 一是“面向 21 世纪的初等学校”,包括澳大利亚国内所有的初等学校、K-12 学校中的初等学部以及所有的特殊教育学校都可以申请资金用以建设多功能大厅或更新升级现有设备 ^[25] 。 二是“国家学校自豪项目”,其中初等学校可申请安装或购买信息通信技术设施的资金 ^[26] 。
2010年	宽带、通信、数字经济部	学校入网计划(Fibre Connections to School Initiative)	为包括偏远地区在内的所有家庭、学校建设高速光网的宽带连接,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无缝接入互联网 ^[26] 。
2012年	澳大利亚教育部	宽带教育和技能服务计划(The Broadband-Enabled Education and Skills Services Programme)	使学生、教师和家长认识到通过宽带通信技术改善在线教育培训和技能服务的机会 ^[27] 。
2015年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澳大利亚国家课程:数字技术》	偏远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现有信息技术设备在线学习该课程,全国范围进行数字技术教学,提高所有学生的 ICT 应用能力 ^[28] 。
2017年	澳大利亚政府	国家数字经济战略(The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 NDES) ^[29]	到 2020 年,澳大利亚的各所学校能够将在线学习资源扩展到家庭和工作场所;为无法接受面对面教学的学生提供相关设施,分享教学资源,创造在线学习的条件 ^{[30][31]} 。
2019年	澳大利亚教育、技能和就业部、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未来准备战略》-“虚拟工作体验计划” ^[32]	该计划开展 STEM 项目,利用信息技术,通过在线平台,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工作体验机会,并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打破时空界限,维持在线学习状态。

二、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实施策略

澳大利亚地域辽阔、人员分散的地域现状,造成政策的全国性实施成为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通过分析总结澳大利亚 1973-2017 年相关政策的实施方案发现,澳大利亚教育政策的实施策略的制定多由联邦政府机构、各级州区政府及其他国家组织完成,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涉及社会企业、乡村学校等非政府机构。

1. 联邦政府机构联合推进

联邦政府机构通过在国家层面协调行动,制定具体实施计划为各州区确定行动方案,并在年底审查和监督各州区的实施情况等。2007 年制定的“数字教育革命”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政府委员会和教育、学前儿童发展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等政府机构联合推进。联邦政府为实现“数字教育革命”中提出的 6 大目标,推出了数项重大战略举措,具体包括基础设施方面、学习资源方面、教师能力方面、领导力方面等。

2. 各级州区政府携手合作

州区政府在制定实施策略或负责计划实施时,会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不同决策。在“乡村地区计划”项目支持下,各州区政府共同商讨,以平衡各个地区间的资源和力量。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根据州内乡村学校及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策略,内容涉及校企合作、网络设施及信息技术等。2009 年 6 月实行企业数据政策,以实现数据管理系统及程序能够确保相关资讯得到有效管理,为所有学生提供最佳结果;2007 年 5 月实行通信设备和相关服务政策,主要针对教育部各部门的员工,具体到通信设备和相关服务准则,以确保设备的正确和安全使用;2017 年 12 月实施学校设施和土地政策的联合使用策略,以确保偏远乡村学校信息技术设备的安装、升级与维护^[33]。

3. 其他国家组织积极参与

除各级政府及机构联合执行外,澳大利亚一些国家组织也为教育信息化做出了策略响应,如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携手宽频、通讯与数字经济部,耗资约 350 万澳元,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给偏远地区的学生提供虚拟体验博物馆的机会^[34]。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对政策的实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就实施策略的制定来看,首先联邦政府机构能够提出明确目标,并作出整体规划,州区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贫困程度设计详细的实施策略,保证各项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就策略实施过程来看,政府、组织、企业、学校等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共同为教育信息化工作献计出力。

三、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实施效果

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和完善,澳大利亚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各项政策均取得了一定成效,有效解决了贫困地区教育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极大程度缩小了澳大利亚城乡差距。

1. 互联网络实现基本覆盖

澳大利亚学生在家中使用计算机的比例从 2000 年的约 91% 上升到 2013 年的 99% 以上,互联网的使用率从 2000 年的 67% 增加到 2013 年的 98%。在 2013 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EA)国际计算机和信息素养研究(ICILS)报告中,澳大利亚每周至少一次使用计算机的学生比例最高(81%),而 87% 的受访者表示每周至少使用一次家用电脑^[35]。此项数据足以说明澳大利亚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及互联网络已经基本实现 100% 覆盖,并在生活学习中得到了充分利用。

2. 学生 ICT 能力大幅提升

进入 21 世纪,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都在强调信息技术应用,其中“数字教育革命”的成效最为显著。自政策制定以来,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学习如何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来访问、创建和交流信息,并在学校和课外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大量运用,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使自身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3. 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教育信息化的最高层次就是成功促进教学变革,帮助贫困地区从“智”出发,就其根本上得到发展,最终实现地区脱贫。澳大利亚通过国家课程及在线教育,正在颠覆贫困乡村学校的传统教与学方式,实现优质资源的均衡共享,使落后地区的教学质量得到提高。

四、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启示

通过对澳大利亚 50 年来的各项政策及实施策略的深入分析,综合考虑我国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法律缺失、措施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提出改进及解决建议,促使我国加快实现教育公平。

1. 加快完善系统性政策体系

当前,由于我国相关政策不够完备,未形成体系,导致教育信息化缺少准确目标和导向,实施效率不高。在系统梳理澳大利亚的政策后,发现澳大利亚几乎在每个重要发展阶段都伴随着政策的制

定与改进,而这些政策又促进澳大利亚教育扶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6];其政策内容覆盖面较广,重视信息技术对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最终形成了完整具体的政策体系,贫困地区信息技术发展也随之稳步进行。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对开展扶贫工作、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性,因此,加快完善政策体系是我国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必要工作,并努力做到科学化、全面化、系统化。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保证政策制定的连续性与及时性对贫困地区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全球信息化发展趋势及国内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及时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或更新改进,以便及时弥补旧政策的不足之处,提出新的目标与要求,以此切实推进教育信息化稳步发展。

2. 保证资金合理分配和准确到位

信息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目前我国仍有较多贫困地区因缺少资金导致基础设施难以普及,使得信息技术在这些地区难以发展,学校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教育扶贫工作无法继续进行。而澳大利亚的初期政策中,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并制定相关政策保障资金准确准时到位,以实现资源合理分配,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为后续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供了保障。

针对我国资源分配不均衡、资金投入不到位等问题,究其本质在于没有保障精准施策的制度。同样存在偏远山区相对分散,各项政策难以落实等问题的澳大利亚,国内各级政府都设有相应的保障机制,如联邦政府机构的“国家评估计划”、新南威尔士州的“学校资助改革”等计划的制定,有效阻碍了政策实施过程中不良现象的发生,保障各地资金、资源的公平分配、有效落实。

3. 多方联动协同发力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实现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制度执行与设计相背离^[37]的情况,而这一问题在澳大利亚是很难出现的,如联邦政府制定的“数字教育革命”,在政策的具体内容中就提出了政策实施后要达到的目标,并且对所有目标都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和主要任务,大大提高了发展效率。由此可见,我国各级政府在教育信息化政策及计划制定时应尽可能将工作内容具体化、阶段化。

多部门协作是政策能够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在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是所有联邦、州和地区政府共同的责任。澳大利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除了有

策略要求外,各部门也在积极主动地参与扶贫工作,最终达到了期望的实施效果。鉴于此,我国政府应提出相应的要求或大力号召社会部门参与,而其他部门也同样需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开展献计献策,作出贡献。

经过近50年的政策引领,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应加快完善政策体系建设,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并及时作出政策调整;实施过程中应建立实施保障机制,细化政策执行方案,努力做到多方联动协同发力,不断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工作进程,加快实现伟大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EB/OL].<https://baike.so.com/doc/28111311-29521499.html>.
- [2] 王瑛,贾义敏,张晨婧,等.教育信息化管理实践中的领导力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4,32(02):13-24.
- [3] 刘伟.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述论[D].湖北:华中科技大学,2005.
- [4] Learning to Share: A Report on the Disadvantaged Country[EB/OL].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4760598_Learning_to_Share_A_Report_on_the_Disadvantaged_Country_Areas_Program_for_1977.
- [5] 曾俊霞,龙文进,庞晓鹏,等.澳大利亚农村和边远地区中小学教育支持政策[J].世界农业,2016(03):185-191.
- [6] Country Areas Program (CAP)-Naradhan Public School[EB/OL].<https://naradhan-p.schools.nsw.gov.au/website-links/country-areas-program-cap.html>.
- [7] Country Areas Program-Researching Virtual Initiatives in Education[EB/OL].http://www.virtualschoolsandcolleges.eu/index.php/Country_Areas_Program.html.
- [8] 余武. 欧美各国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及启示 [J]. 电化教育研究, 2004(04): 72-76.
- [9] 张彩云,傅王倩.发达国家贫困地区教育支持政策及对我国教育精准扶贫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6,38(06):77-83.
- [10] 李新翠. 澳大利亚教师职前教育课程国家认证体系的三大特征[J].世界教育信息,2016(08):29-31.
- [11] Adelaide declaration on national goals for schooling in the 21st century[EB/OL].<http://www.mceetya.edu.au/mceetya/nationalgoals/index.html>.
- [12] 桂德怀.澳大利亚21世纪学校教育国家目标的行动解析[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1(04):70-75.
- [13]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EB/OL].<https://www.aqf.edu.au/sites/aqf/files/aqf-2nd-edition-january-2013.pdf>.
- [14] Australian National Broadband Strategy-unpan1.un.org, 24.07.2012[EB/OL].<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20598.pdf>.
- [15] 吴砥,陈新亚,尉小荣,等.美国中小学网络接入政策和模式探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7(01):83-90.
- [16] 张玉娟. 追求公平和卓越——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 [17] Digital Education Revolution-Wikipedia[EB/OL].https://en.m.wikipedia.org/wiki/Digital_Education_Revolution.html.
- [18]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with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inal Report[R].Washington, D.C., 2011: 61-70.
- [19] 张进宝,赵建华,樊磊,等.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13-2014)[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3.
- [20][26] 张玉娟.追求公平和卓越——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 [21] Building the Education Revolution-Wikipedia[EB/OL].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ilding_the_Education_Revolution.
- [22] 周文伯,姜峰.教育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澳大利亚《构建教育革命》政策述评[C]//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年会,2012.
- [23] 澳大利亚人报. 澳大利亚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教师实际操作水平面临挑战[J].世界教育信息,2009(08):4-5.
- [24] 黄艳霞.质量与公平并行: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改革探析[J].世界教育信息,2015(18):42-46.
- [25] Building the Education Revolution-Wikipedia[EB/OL].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ilding_the_Education_Revolution.
- [27]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A new digital education for young, Australians in the 21st century[EB/OL].https://does.education.gov.au/system/files/doc/other/deag_final_report.pdf.
- [28] 唐科莉. 为21世纪的数字化世界做好准备——澳大利亚《2014年国家评估项目:ICT素养报告》分析[J].世界教育信息,2016(03):50-54.
- [29] 朱益明,顾凤佳.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国际性政策及其特点[J].电化教育研究,2017(08):37-43.
- [30]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Department of Industry-Citizen Space[EB/OL].<https://consult.industry.gov.au/portfolio-policy-and-innovation-strategy/the-digital-economy>.
- [31] Department of Broadb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R]. Canberra: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Broadband Communications and Digital Economy, 2011: 5.
- [32] 潘黎,曹鑫.澳大利亚生涯教育新动态——“为学生未来而准备”国家生涯教育战略实施[J].比较教育研究,2021,43(06):58-64.
- [33] education.nsw.gov.au[DB/OL].<https://education.nsw.gov.au/policy-library>.
- [34] 张力玮.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借助信息化手段发展教育功能[J].世界教育信息,2012(15):80.
- [35] Australian Students in a Digital World [DB/OL].<https://research.acer.edu.au/policyinsights/3/>.
- [36] 崔爱林. 二战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187.
- [37] 唐智彬,胡媚,谭素美.比较视野中教育扶贫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选择[J].比较教育研究,2019,41(04):37-44.

[作者:王丽珍(1970-),女,山西应县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山西大同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陈晨(1997-),女,山西临汾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

【责任编辑 郭振玲】